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錦二十三紙　藁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諍訟篇第六十六

債負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善薩常願是以善惡之運業循形影之相須債負之缺各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推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常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已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弗迦沙王比丘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有新產牸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

擔持歸去舍田邊坐樹下息以牛頭
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
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
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
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
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
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
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
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
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
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抵
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
守祝我今窮厄何忍欺抂願我後世所生
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
不相置佛語瓶沙王尒時老母者今此
㹀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
牛所觝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嫉怨滋生　遜言慎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嫉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
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

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
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
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
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
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
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
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
已語道人曰汝何道說而使我牛愁
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
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
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
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
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
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
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一不可不
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
麞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
街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
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
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
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

洪光林村夫弟子文 第四張 弼

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
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
佛過比丘問佛何縁乃爾佛言過去
波羅柰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
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摴蒱賭五百
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
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
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
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
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
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
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
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
衣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
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宍所持鉢
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
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常與獄
監飼馬除糞其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
有五百人觀見其師不知所在業縁
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
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
遣人就獄撿挍使至獄中唯見有人

威色顦瘁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

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
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王說敎有比
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
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
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悔王即問
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
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謗他經一日
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
得羅漢猶被謀謗以是因緣一切衆
生應護口業莫謀謗他離越者所謀
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
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
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餓
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
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
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
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
能捨尒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
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
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娏伽河邊見
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
杖驅逐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徃詣目
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
此身常患熱渴先聞娏伽河水清且
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
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
罪目連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
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
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
生失如意事

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
赤白來噉我宍雖有骨在風來吹起
宍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衆生
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宍是故今日
以宍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
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
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
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
今日受如此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
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
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
貴飲酒縱横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
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
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
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
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
僧供辨食具汝以麁供設客僧細者
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
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尒
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
作蜜漿石蜜凷大難消以斧斫之盜
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
入我口入腹五藏燋爛出復還入何
因故受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
沙彌行果蓏子時到自師所敬其師故
偏心多與實長七枚
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
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故尒目連荅

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
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瘿丸極大如甕行時
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
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
以輕秤小斗與他重秤大斗自取常
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尅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
鼻常無有頭何因故尒目連荅言汝
前世時常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
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鍼入出我身
受苦無間何因故尒目連荅言汝前
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
制汝以鐵鍼剌脚又時牛遲亦以鍼剌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
惱何因故尒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
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
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副起去時所愛
夫人眼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
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
即死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

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
故尒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
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
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古宍無有脚
手眼耳鼻等常為蟲鳥所食罪苦難
堪何因故尒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
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
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
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
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
何因故尒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婬犯
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
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
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
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
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為道典僧
飲食以一瓶酥私著餘處有客道人
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
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

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頌曰

貪富交猝　債負相違　舉皆抵排
業結常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令士瑜
隋雍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人婦女朱氏

[illegible]

唐汾州人路伯達 [illegible]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維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
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
志業聰敏無勉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
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鷰忽謂伴日鷰
云應有送食者須臾之果有致焉衆咸
奇之故雋乃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第理
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
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
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情無輒懟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冦賊
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日眞
得汝矣高笑日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州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頸受刀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

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游
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
昔同學行達邦亭湖廟此廟舊有靈
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
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
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
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
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
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
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
瞋怒今為邦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
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
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
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
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
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
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
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
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
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

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
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
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
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
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
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
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
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
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
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
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
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
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
審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
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
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
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
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
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
内人才思俊徹敏悟絕倫誦經日八
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
素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

議若以保雅操合衆輔秦洲刺史先有
洲人倚番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
所謀輔收之行罰衆成憤遶祖曰我
末畢對此若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
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
此已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
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
其事方大愧恨道俗流淚衆咸憤激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
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
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番亦卒時
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
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
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
云道士基公次被鏁械求祖懺悔昔
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
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
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
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
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
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
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區可高尺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常住三寶 鋪替
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有急
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
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
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
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
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
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
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内咸聞香氣
道俗長幼皆來觀矚尚書右僕射元
稹聞里内頻有怪異遂改阜財里為
齊諧里也 見雒陽寺記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
功授儀同慳悋嘗雇人築宅不還
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怒曰若實
負我死當與汝作牛須臾之間卞父
死其年作牛孚產一黃犢腰有黑文
橫絡周帀如人要帶右跨有白文
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
卞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
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
收葬瑜為臨自說之尒
隋大業中雒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

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
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
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
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
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
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度伊
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
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
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
頭面流血形容毀顇號泣告女我生
時避汝兄送米五㪷與汝坐得此罪
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
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
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
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
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
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
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
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
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皆流不
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
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
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食後驢

死兒妹收葬焉右二驗出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
薄有貲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
氏避父將絹兩匹乞女數歲之後母
遂終亡變作母豬在其家生復產二
肫伏生並已食盡遂使不產伏生即
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
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
豬圈中遊戲豬語之言我是伏生母
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
我坐此罪變作母豬生得兩兒被生
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
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
怒曰汝甚顛狂豬那解作此語遂即
寢眠又經一日豬見童子又云屠兒即
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
許少頃屠兒即來取豬豬踰圈走出
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
豬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
贖豬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
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匹
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
姊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

孫□

讀佉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
心供養豬母凡經數日豬忽自死託
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
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
外縣人絹百疋夫死之後遂無人還
貞觀末因病死經冊宿而蘇自云彼
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
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疋所以
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
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遣更
切兼為白我孃努力為某造像修福
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
其見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涕
漣歔欷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
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
諱及執契往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
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
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
歲時向錢主家將牛產一赤犢子額
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
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

[illegible]七 弟九張 弟[illegible]

施與陽城縣啓福寺僧眞如助造十
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
錢物布施 右此三驗出冥報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若
家觜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
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
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
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
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
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是何須
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
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
炭丁立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
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擧錢與之
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牸
牛處胎後生犢子徧體皆黑唯額上
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
華兒女倍加將錢救贖不與其牛尚
在 右延州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
至懷州賣有一頭豬潞州三百錢買
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
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

校尉至懷洲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
見此猪猪巳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
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
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毋數從我索
粮食為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
我憐汝毋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
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
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
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
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
更請共語屠兒為解放巳校尉更請
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耶語校尉言
我今巳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
不須將我還汝毋見在汝復為校尉
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
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羊汝
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
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
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
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愍為造舍
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
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語

校尉下番爵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
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一至
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東宮卒求樂迪 并州人政任懷
州華下衍衛 具見說之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内通軌坊三衛
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
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
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
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
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
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
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
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
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
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 其師
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
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
主姓范此經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
子覷貿二百錢施主不知貿錢師子
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
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
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
母供養其女陳後夢見母從女索經

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illegible]
今不得女報毋言已為汝贖得一部法
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毋語女言止
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
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
取他兒家經將為己經汝何有福汝
大罪過女見毋說如此更為毋別寫
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毋來催
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毋云
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
成何因復來數逼待寫了何須忽急
後寫經成毋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
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
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
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
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習具自得罪咎
劉妻贖所徵得少福然亡毋不得力
陳乡夫劉公信具向拾遺自說之

諍訟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部語一彰
則幽顯皆瞋將恐鬪聲傳惡永隔心

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惡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悠本去末即心為毒主召為禍器因事成災淤流惡道末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尒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尒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還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陁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為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纒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强猶山石
感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縛將還自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天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何有黠慧人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愚癡者當言
是故當苦治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見愚瞋熾盛
非力而為力
愚癡違遠法
若使有大力
是則為上忍
於他極罵辱
是則為上忍
於己及他人
知彼瞋恚盛
於二義俱備
謂言愚夫者
愚夫謂勝忍
未知忍彼罵
於勝已行忍

亦非力不足
而與愚夫對
於事則有闘
畏怖故行忍
以智制愚癡
制彼愚夫者
智以靜默伏
是彼愚癡力
於道則無有
能忍於劣者
無力何有忍
大力者能忍
無力何有忍
善護大恐怖
還自守靜默
自利亦利他
以不見法故
重增於惡口
於彼常得勝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
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
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
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
與阿脩羅起大鬪戰尒時帝釋告其
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
若與脩羅共為戰鬪宜好莊嚴善持
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可共
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
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
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尒時毗摩
質多羅阿脩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
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王以
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會處
立置我前諸脩羅衆亦受教行當於
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
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
處向帝釋立尒時毗摩質多羅王若
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
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

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
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
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
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脩羅宮起
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
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
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
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
念時即便解脫尒時毗摩質多羅阿
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
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
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為
耳璫處處游行不為妨礙尒時羅睺
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
鞞摩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
屬前後圍繞從阿脩羅城道從而出
欲共忉利諸天興大戰鬪尒時難陀
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
以身繞須彌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
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
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
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堅牢[illegible]
韃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

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
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
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
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
在東面竪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
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竪純
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
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竪純赤色
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
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竪純
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尒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
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
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繞
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
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
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
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
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
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

觸因緣故受苦痛　[illegible]珠林卷第七　第五張　弥　[illegible]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
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
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
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尒時世尊告諸龍衆阿
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行者若
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
等為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
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勒叉天
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
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
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
諸行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
處忍辱近果
又中阿含經世尊說頌曰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功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
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法苑珠林卷第七
是法最尊貴　第三張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
已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illegible]能勝於彼十六分[illegible]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為主人典麴麥豆時家有一羝羯伺空遂便噉食麥豆斗量折損為主所瞋信己不取皆由羊噉緣是之故婢常懷嫌每自杖捶用打羝羯亦含怨來觝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觝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不應於中止

頌曰

富貴諍人我　强弱相辜負
恥恨相侵奪　怨結常對值
貧賤自然若　鬪訟未曾休
冤便報其讎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中有雀鬪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楚王戊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伐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水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鬬於燕宮中墮地死五行志以為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去殺厥妖烏鵲鬬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鬬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

古三驗出拔神記

法苑第五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第十三張

[illegible]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